

小说家 100 期

经典小说

生活边缘

SHENG HUO BIAN YUAN



王 朔	修改后发表	林 希	蜘蛛四爷
刘 恒	冬之门	毕飞宇	生活边缘
杨争光	棺材铺	张 欣	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
莫 言	高密东北乡的故事	何 申	信访办主任
方 方	无处遁逃	高建群	大饭店
陈 染	无处告别	刁 斗	延续
铁 凝	对面		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 说 家 100 期

生 活 边 缘

SHENG HUO BIAN YUAN

何 申



高 建 群



刁 斗



张 欣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边缘/《小说家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2

(《小说家》100 期中短篇小说精选)

ISBN 7-5306-3285-X

I. 生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509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479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 定价: 35.00 元

小说家100期



目 录

(以发稿先后为序)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 | 王朔小传
修改后发表 | 王 朔 |
| 55 | 刘恒小传
冬之门 | 刘 恒 |
| 117 | 杨争光小传
棺材铺 | 杨争光 |
| 171 | 莫言小传
高密东北乡故事 | 莫 言 |
| 233 | 方方小传
无处遁逃 | 方 方 |

小说家100期

经 典 作 品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97 | 陈染小传
无处告别 | 陈 染 |
| 361 | 铁凝小传
对面 | 铁 凝 |
| 411 | 林希小传
蝻蝻四爷 | 林 希 |
| 499 | 毕飞宇小传
生活边缘 | 毕飞宇 |
| 543 | 张欣小传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| 张 欣 |

小说家100期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| 何申小传 | |
| 599 | 信访办主任 | 何 申 |
| | 高建群小传 | |
| 657 | 大顺店 | 高建群 |
| | 刁斗小传 | |
| 711 | 延续 | 刁 斗 |

修改后发表

王 朔

“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，在西单‘百花市场’，和一个男的。”李东宝对戈玲说。

“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。”戈玲回答。

“绝对是你，我仔细瞭望了一下。”

“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？你肯定认错人了。”

“你们从‘百花市场’转完出来，又进了‘豆花庄’，一人吃了碗‘龙抄手’，又合吃了一碟‘叶儿粑’。”

坐在另一张桌后吸烟出神的于德利，看了一眼李东宝，弹弹烟灰说：“你跟踪了？”

“邂逅。”李东宝说。“当时我正好骑车逆行被警察喝住在路边接受批评，一边东张西望。”

“那就是有这事儿了。”于德利说。

戈玲一笑。

“其实你就是承认了也没什么。”于德利劝戈玲。“东宝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算账。”

“是没什么，问题是我根本没跟人去逛过、吃过西单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不诚实了。”于德利咳嗽着摇头叹息。“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。”

“那也只好让你不喜欢了。”

陈主编拿着份稿子从他的套间里出来,对李东宝说:

“这稿子我看完了,还不错。”

“您要觉得不错,那就是真不错了,那就用吧。”李东宝接着对戈玲说,“就是,我也没想把你怎么样。真不喜欢你这么不坦率。”

“篇幅我觉得过长,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?”陈主编说。“另外有些小地方最好再做些修改。”

“是是,我也觉得有些地方换种写法更好。”

“那就把作者请来谈谈。”陈主编说完离开,去上厕所。

“什么稿子?”于德利问。

“言情。”李东宝有口形无声地说。

“写得好么?”于德利随便一问,抄起稿子翻阅。

“就那么回事,比‘穷聊’的略强那么一点。”李东宝转而继续对戈玲调侃。“似乎很亲密嘛,一路手挽手。”

“当然啦,既然是轧马路,当然得我那感觉。”

“我能拿回家翻翻么?”于德利翻了两页稿子,问李东宝。“这几天跟老婆没话,正想找点言情小说看。”

“拿去吧,想着还回来。”李东宝问戈玲:“今儿还见么?”

“见。”戈玲回答。“每天都得见,不见想得慌。”

“那爷们儿帅么?”于德利认真问东宝。

“我不觉得。你见过那种遭了雹子的茄子么?看上去也是紫色儿,一摸上去净是疤痢。”

“哈!”远处正在埋头看稿的老编辑刘书友冷丁大笑一声,忙低头加倍严肃地看稿无声无息了。

另一位老编辑牛大姐怅惘抬头,缓缓逡巡,睥睨群小。

“我就喜欢那粗糙的感觉。”戈玲盯着李东宝。“——刚劲！”

于是李东宝便给《风车》的作者林一洲打电话，冒充公安人员，林一洲捧起电话聆听时牙齿的磕碰声清晰可闻。

林一洲放下电话，再三叮咛自己：沉着，一定要沉着。这仅仅是个好兆头，没见到铅字前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过早宣布，将来被动，但眉宇之间还是像蕃茄汁溶于水渐渐漾出一层喜色，与板着的脸蛋、紧绷的双唇恰成对照，似喜似悲，令环室四布的同事们好奇心倍增。

老婆劳动了一日回到家中，见林一洲兀自发怔，嚼话梅似的品尝吮咂一脸回味无穷的快慰，平日分工他管的家务一样未动。老婆也是疲惫，无力吵骂，惟有赌气倨坐，满脸挂霜，心中自叹命苦。

林一洲“沉着”半日，已然按捺不住，终于丢了矜持，歪头朝太太嬉笑，引太太发问。

老婆一腔鄙夷将张口未张口，林一洲已自动报了喜帖子，初还有所保留，继滔滔不绝，后已俨然既成事实。

这老婆本是那等势利妇人，平日最恨丈夫无能，好争些闲气的，如今一听，焉能不化怒为喜？

“早该这样的！叫他们压了你这么些年，应该去质问质问，把稿子摔他们脸上，亏你还想着感激。”

倒是丈夫比较谦虚。

“都要受这折磨的，哪有不坎不坷就顺顺当当成大事的？好在已经挺过来了，从此再不该有谁难为得住我了。”

“明天去，把你那些被全国退过的旧稿子都带去，让他们一气儿发了。”

“不好不好，要谁退的谁发才有趣儿。当然我还是要给他们台阶的，不能弄得人家太难堪，将来还要做朋友。”

“就你心眼儿好，人家退你稿可是眼都不带眨的。”

“越是得意越该有气度，板子也挨得香饽饽也吃得。奇怪，我现在竟一点不记恨他们了。”

两夫妻说说笑笑，吃了晚饭。老婆本来想炒盘烙窝儿蛋以表祝贺，被林一洲婉拒了。他恳切地说：“以后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了。”

待收拾完睡下，林一洲身上搭着老婆的大腿，回忆起一生的酸甜苦辣，从此都要告别，竟呜呜地哭了。

老婆也辛酸，陪着掉了若干的泪，饶着说上些不咸不淡的话。

惹得林一洲哭完倒恼了，体味出了些越王勾践报了仇之后的心境，在黑暗中任凭老婆抚摸冷笑不已。

次日，林一洲梳洗完毕便直奔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。

路上，他为自己举子看榜似的激动心情十分羞愧，连连责骂自己的不成熟：美什么美？可不是应该的？和那些神童比起来，你已经晚了。

这么骂着、怨着，一路走着，到底才算从容了一些，端庄了一些。

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遭了一肘，也并不暴跳，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鲁莽汉子，悠悠地想：日后才叫你知道我呢。

“你好你好。”

李东宝与林一洲热烈握手，握完让座，笑吟吟地望着他，并不言语。

“还好吧？”林一洲问，掏出烟敬李东宝。

“好，老样子，就那么回事。”李东宝摩挲着烟，语焉不详。“你怎么样？”

“准备写一新东西，正在打腹稿——有火儿么？”林一洲东张西望。

“火儿？”李东宝也茫然四顾，再三觊视这厮。

林一洲看出蹊跷：“您不记得我了？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我姓林。”

“噢，”李东宝终于笑得实在了，“《风车》的作者。抱歉抱歉，每天见的人太多。等一下，你那个稿子我们主编有意见，我叫他来。”

李东宝起身去主编室。

戈玲对于德利笑：“我发现好儿回了，俩人聊了半天，还不知道谁是谁呢。”

李东宝回来，对林一洲说：“主编在接一个电话，完了就过来。”

他坐下后继续和戈玲胡扯：“他是干嘛的——你那位？”

“这得问你，我哪儿知道？你希望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肯定不是编辑吧？”于德利说。

“肯定不应该是。”戈玲说，“我不能一错再错。”

“戈玲，作为同事我有责任向你进一忠言。”李东宝十分严肃地说。“生活作风是个大问题。”

戈玲正儿八经地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要为其他女同志作个榜样，自尊自爱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切莫将身轻许人。”于德利插话。

“你这醋吃得没什么道理吧？”

“我不过是殷切期望。”于德利说，“我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——你把我看低了戈玲。”

陈主编搓着双手从里屋出来，笔直走到李东宝桌前：

“作者人呢？”

李东宝晃着身子找：“在你身后。”

独坐得十分无聊的林一洲忙站起来，与正转过身来的陈主编冷丁打一照面，急忙上前握手。

“坐吧坐吧。”陈主编就势把林一洲按回到椅子上，转悠着给自己找座。

“坐我这儿。”戈玲抬屁股起身，让出自己的座椅。

“抱歉，把你挤走了。”陈主编含笑。

戈玲也含笑，拖了把椅子到于德利桌旁打横坐下，两手放在桌面交叉抱拳，眸子盯着于德利闪闪发光。

于德利抬头发现戈玲的目光，一怔：“没什么用意吧？”

“没有，随便看看。”

“喝水。”于德利把自己的茶杯推到戈玲眼前，低头继续看稿。

戈玲端起茶杯揭盖儿喝了一小口，眼睛转向李东宝那边。

“这是我们主编，大拿。”李东宝为林一洲介绍。

林一洲并不应声，只是低着头从自己手里的烟盒中费力地抽出一把烟，敏捷起身向屋里的所有男人分发。

戈玲问：“小说是写海军的？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”李东宝说。“你是拿出写名著的劲头写的这玩艺儿。”

“可能我有点过于自信了。”林一洲严峻地说。“但我确信，我这部小说目前国内，是一流的。如果翻译成英文或广东话，尽管语言上要损失一部分，也不会低于二流。”

“有人要翻译你这……东西么？”陈主编很感兴趣。

“嗯，我的一个学英文的朋友看了几行便很激动，准备学会英文后立即动手翻我这篇小说——广东话的全被我拒绝了。”

戈玲向李东宝递了个眼风，尽管李东宝纹丝未动，还是被林一洲捕捉到了。

“倒不是别的，我是汉语作家，所以还是希望首发权给中文刊物。”

“那倒无所谓。”陈主编说。“如果你能首发在外国刊物上，我们也可以当做海外文摘转译回来，没准更能扩大影响。”

“我们不是特在乎。”李东宝说。“译文有的好的比原文都精彩、隽永。”

“别了，别了，还是发原文吧。”林一洲说。“汉译英，英译汉，最后成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了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于德利说，“不留神忘了，没准还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外国大作家佩服一道，崇拜一回。”

戈玲：“没准还会告外国作家剽窃自己。”

林一洲看着戈玲和于德利，有点琢磨不过来的样儿，

掉脸再看陈主编，又从容了。

“我把稿子给贵刊，真是出于对贵刊的信任。我始终认为贵刊是国内的一流刊物，图文并茂，趣味高雅，是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三性结合的比较突出的好刊物。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贵刊，几乎期期都看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，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也恨自己没毅力，偏偏对你们刊物，一期没看到就丢魂落魄，不得不佩服贵刊编辑的水平和眼光——抓人。”

“哪里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。”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。

戈玲、于德利脸红扑扑的，哧哧暗笑，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。

“您别这么说，我们可不经夸。”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。

“我绝对不是夸你们，何必要夸？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——是事实。陈主编说得是对的，一个刊物，办好不容易，办坏很轻松。所以我没有找那些大刊物，直接就来找你们。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必须有一流的稿子，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！”

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，一手在衣兜里摸索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自满不得呀同志们。一期马虎，没有过硬的稿子，读者就会失望，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。”

“我们应该把这作为读者对我们的鞭策。”陈主编因势利导，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：“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么？”

桌上,拿过电话开始拨号,把话筒按在脸颊上笑眯眯地等着通话。

戈玲:“又给谁打电话?一天就见你忙。听说你都跑去给中学女学生上文学辅导课了?”

于德利:“损点儿吧老张?也别忒赶尽杀绝。”

“我这是给我老太婆打电话。”张名高把电话换了只手。“……喂,我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。我现在在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,跟他们要谈些事,稿子的事,晚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活动……”

林一洲在一边眉头忽然舒展,以手加额,叫起来:

“噢,对了,我写得是这么个意思:呼唤……”

他看到大家都笑脸向张名高,停下不说了。

陈主编在一旁:“请说,我这儿听着呢。”

林一洲又挪挪屁股,凑近陈主编:“我写的是个爱情故事,可呼唤的是理解,歌颂的是善良,传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声。”

老陈频频点头:“嗯嗯,接着说。”

“其它的不必多说了,我认为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真善美,因为人人假丑恶又不太甘心。所以为什么连续剧引起那么多坏人感动,这里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,饶有趣味……”

“老张,要喝水自己倒,我这儿顾不上照应你。”老陈扭脸跟张名高寒暄。

“跟我你还客气?忙你的。”张名高使劲摆手,问戈玲:“我那稿子一校出来没有?”

林一洲气鼓鼓地停下不说。

“你的本意是劝人向善？”李东宝适时插话。

林一洲并不理他，待老陈重新面向他时，才眉飞色舞往下说：

“爱情是美好的，爱情里的人自然也是美好的，当爱情真正降临时，一个人想坏也坏不出来了——要是人人都拥有一点爱呢？”

“是啊，那社会空气一定跟海边似的。”李东宝第一个被感动了。

“人和人之间会多么和气。”林一洲也被自己感染了。

“那除了吃醋别的恶习一概没有了。”李东宝心神向往。“那倒好办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我们还怕贫穷落后么？”林一洲握紧拳头。“所有爱情降临到所有人头上……”

“可能么？”李东宝清醒过来。

“还是可能的。”林一洲强调。“我对此充满信心，起码这么想想没大错儿吧？”

“想想是可以，可你这么写到作品中就不真实了。”

“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，这我刚学写字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说两句我说两句。”陈主编打断他二人的争论。“稿子我看了，认为还不错，但有些情况我要对你做些说明。很感谢你对我刊的信任。你也知道，我刊不是纯文学刊物。”

“知道，所以你刊对文学作品要求格外严。”

“严倒不严，比较而言，我刊对文学作品还是稀松的。主要是篇幅问题，不可能发很长的文学作品。咱们这么

说,你这东西是好东西,可对我刊来说太长了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们办刊物吧,编辑方针应该是灵活的。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别先把自己限制死了。”

“是,我们是有一定灵活性。像你这种小说我们要发也是连载……”

“现在是发三期稿吧?如果从四期开始连载,每期五千字,四万字发八期,哦,今年内还能发完,可以,我同意。”

“小林同志,是这样的,我们编刊物有些稿件是要预先准备好的,譬如连载小说,期期要发,一般在一部小说刚开始连载,我们就要立刻组下一部稿子,否则到时候现抓稿子就来不及了。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连载的一个小说,四期发完,五期就要开始连载张名高的一部长篇,估计要连载一年,到明年五期……噢,你们还不认识吧?这是张名高同志,作家,写过很多东西,你一定听说过。”

张名高遥遥颌首致意,林一洲扫他一眼,未作更多表示。

“抱歉,这几年有点俗了,不大看小说,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。”

“没关系,不知道就对了。除了我自己,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写东西。”张名高转头对戈玲笑说:“连载也有个好处,税可以免了。”

“开诚布公地讲,”陈主编诚恳地对林一洲说,“现在我手里光长篇小说就有三部,都写得不错,很有味道,丝毫不逊于您的大作。”

“我听说不是文学危机,稿荒了么?所以才有意发奋,